



# 玉炉 胭脂香

徐洛一  
著

你我之情，  
经岁月雕研，  
初心依旧。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随书附赠茉莉翻盖香片2枚



# 玉炉 胭脂香

徐洛一 著

你我之情，  
经岁月雕琢，  
初心依旧。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炉胭脂香 / 徐洛一著. — 郑州 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17. 2(2018. 2重印)

ISBN 978-7-215-10616-1

I. ①玉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7777号

---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: 450002 电话: 65788067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8.25

字数 200千字

2017年2月第1版

2018年2月第2次印刷

---

定价: 39.80元

# 目 录

## —— 第一卷 —— 凤凰台上凤凰游

第一章 ·	未央	0
第二章 ·	故念	0
第三章 ·	赵女	1
第四章 ·	玲珑	1
第五章 ·	成病	2
第六章 ·	不识	2

## —— 第二卷 —— 凤去台空江自流

第七章 ·	试探	0
第八章 ·	生香	3
第九章 ·	缘起	4
第十章 ·	故人	4
第十一章 ·	珠胎	5
第十二章 ·	生死	6
第十三章 ·	殉葬	7

## —— 第三卷 —— 隔江人在雨声中

第十四章 ·	织弋	0
第十五章 ·	离归	8
第十六章 ·	凌君	8
第十七章 ·	红颜	9
第十八章 ·	相随	9
第十九章 ·	乱心	1

# 目 录

## —— 第四卷 ——

晚风菰叶生秋怨

第二十章 · 南董

第二十一章 · 虚情

第二十二章 · 真相

第二十三章 · 离心

第二十四章 · 惜和

第二十五章 · 空忆

## —— 第五卷 ——

纵使晴明无雨色

第二十六章 · 赠晴

第二十七章 · 远嫁

第二十八章 · 子慕

第二十九章 · 无归

第三十章 · 离恨

第三十一章 · 雪榭

## —— 第六卷 ——

入云深处亦沾衣

第三十二章 · 化梦

第三十三章 · 招嫉

第三十四章 · 裂帛

第三十五章 · 惘然

1 1 1 1  
9 8 8 7  
5 9 3 8

1 1 1 1 1 1  
7 6 6 5 4 4  
1 5 1 4 9 4

1 1 1 1 1 1  
3 3 2 2 1 1  
8 2 7 2 7 2

—— 第七卷 ——

无可奈何花落去

第三十六章 · 家宴

第三十七章 · 守护

第三十八章 · 换命

第三十九章 · 缘灭

第四十章 · 落定

—— 第八卷 ——

似曾相识燕归来

第四十一章 · 重逢

第四十二章 · 一诺

第四十三章 · 和鸣

—— 番外卷 ——

满架馀花怨零碎，  
莫将折扇出帷来。

(唐黎篇)

2  
4  
4

2 2 2  
4 3 3  
0 6 0

2 2 2 2 2  
2 1 1 0 0  
5 9 4 8 2



第一卷

鳳凰台上鳳凰游

## 未央

承和六年暮春，轻寒薄暖，繁繁珠玉碎。浙零零的细雨将未央宫的天空晕染上温润的粉青颜色，如极薄的素瓷，而至积云浓处，又似错落的开片裂纹。春末落下的几场雨，迎面扑在人脸上，恍然以为是深冬存的雪霰子，贪心地藏掖着，直到再也留不住，索性一股脑儿全抛了出去，上天不堪怜，骤使人间满瓢泼。

想必，是残春最后的雨了。

一场雨，洗尽帝都天色碧，也将未央宫前的金甃玉阶仔细拂拭得明丽非常，却也干净得落寞。独独是雨后的上林苑，芳草淑郁，花胜锦绮。

我起身将窗子再支开些，倏尔微风徐过，落下一片梔子树叶，那片树叶缓缓坠地，连同我思绪里的过往一并跌得粉身碎骨，南朝的皇后，我竟也做了两年之久。

沁萝轻言劝道：“娘娘，外头阴湿寒气重，莫伤了凤体。”

未央宫离上林苑脚程不远，依稀闻得那处莺声燕语，言笑晏晏，许久未曾听到这样爽朗鲜活的笑声了，我不禁侧耳倾听，“沁萝，是新人人宫了？”

唐儿低眉敛目，手捧锦绣罗裳，静静站在我身后，怯怯地唤了我一声：

“皇后娘娘。”沁萝默默接过她手中的衣裳，让她暂退。

“如今朝暮可闻新人笑，只消一年，转眼又都成旧人。”两年前，我以皇后之尊入主未央宫，也一一走过竹影摇金，穿过锦绣花开，可再未展露欢颜。

南朝周氏，世代鼎贵，自元德二十七年至今，出过三位皇后。



当今太后，故去的肃谨皇后，还有我。

可我并不想做贵倾后宫的女人。

沁萝将衣裳轻轻披在我身上，温言道：“娘娘，太后的意思，您也该出去瞧一瞧了，毕竟南朝的正位中宫，是皇后您。”我缓缓转身，言辞语调平静无澜，不悲不喜，仿若已是百年身，喃喃道：“皇后啊……”

我已经三月未曾见到南陵刈。

两年前太后赐婚，我入主未央宫，自此长明宫灯夜夜燃，却怎么也等不来南朝国君。新婚之夜，李公公传来圣谕，陛下正和军政大臣商议边关要事，怕是来不了，娘娘淑惠，定能体恤陛下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娘娘便早些歇息吧。

于是，我看着龙凤烛垂泪到天明，龙凤呈祥的希冀幻灭在灰烬里。也只是一夜，宫中人人皆知，皇后在新婚之夜便失宠。

沁萝看到我怔怔出神，立即下跪叩首，无不端正地向我行宫礼。再抬首的时候，一双眸子已潸潸含泪。

我微微昂首，竟有几滴斜雨吹落在眼角，我心中一落，旋即不动神色抹去，微笑道：“久不至长信宫请安，也不知太后凤体是否康健，顺道也去瞧瞧后宫的新颜色。”

沁萝眸光微动，浮上一丝笑意。

还未来得及起身，凉风一过，外头又簌簌落起雨来，凄风苦雨，想来也是应了心境的。听雨半晌，唐儿禀我，郑公公求见。

既是太后身边的人，我也只得宣召。

太后素来赏识郑公公处事为人张弛有度，眼见不过四十左右，早已升为长信宫的主事公公。他恭顺地向我请安：“皇后娘娘，太后说着您许久不曾过去她宫里了。若是平时有的，也不过是随了后宫妃嫔一同去请安，近来是十分牵挂皇后娘娘。”

我微笑道：“倒是本宫懈怠了，劳烦郑公公回禀太后，待本宫更衣后便去长信宫向母后问安。”

长信宫，后宫之西，离未央宫脚程极近。想当初我入宫的时候，南陵刈便把这未央宫赏了我，言官之笔皆恶语，他只说是皇后与太后姑侄亲厚，常来走动，太后每每宽慰。在深宫中亦有家眷相伴，享半世欢颐。

乘着风辇，须臾便至。

太后悠然沏茶，只着了石青色缎绣衣裙，云髻也未梳，用素黑的木簪松挽着。鬓间依稀的白发任凭巧手也难遮掩，褪去荣华，也只是个寻常的老妇人罢了。

我双膝着地，缓缓下拜，手掌着地，额贴覆于手掌上，后直上身，双手亦随之齐眉，平身再拜，“臣妾参见母后，母后长乐安康。”

茶水声疏疏漏漏，偌大的宫殿唯有这清冷的声响平静地徘徊，随着缠绵的茶香萦绕漫回。簪花银鬓金凤凰步摇伶仃，太后这才抬眼看我，唤我免礼。

太后颌首笑道：“帝妃里头，到底还是皇后的礼数最周全，不似外头胡乱飞来的莺莺燕燕，没个端正样子。”

“臣妾甫一进宫的时候，宫礼学得并不是最好。”我淡然一笑，两年前的那日也是下着雨，雨势漫天卷地泼洒在帝都城內，似要将人间的污秽冲刷得一干二净，宫砖上砸下无数豆大的雨粒，污泥沾水飞溅在我的裙角，而我一心急着去长信宫请安，并没有察觉。

那时，我直直跪在大殿中央，冰冷的寒气直入骨髓，而太后见我仪容不佳，蕴着怒气道：“女有四行，皇后，你说说是哪四行？”

我听出太后言外之意，闷着嗓子——道：“女有四行，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”

“盥浣尘秽，服饰鲜洁，沐浴以时，身不垢辱，是谓妇容。”

太后此言一出，我羞惭地低下头，不敢再抬眼看她。

太后愈加生气，“一国之后，除了皇帝，你无需向任何人低头，你对哀家谦卑恭顺，却不必事事将自己摆在下首！”

此后接连四月，我日夜勤勉练习礼节，无一不是尽善尽美，再被人指不出半分错漏。

“皇后，你过来尝尝这茶。”

玲珑青花玉瓷镂空茶盏，端看是上好的玉瓷。我浅啜一口，用帕子轻拭唇角，笑道：“这茶入口延绵，甘而不涩，十分清爽。”

她亦执起茶盏，撩着盖子，似笑非笑地凝视于我，氤氲的烟气迷蒙着她历经沧桑的华贵面庞上，恍惚有些慈蔼之颜，“瑾仪，你独独不夸这茶是好的。”

“姑母亲手泡的，当然是好的。只是瑾仪不尚茶道，恐拂了姑母的好兴

致。”

太后浅抿了一口，方道：“你素不喜吃茶，哀家莫不是老糊涂了，才知道？”

我扯了帕子，掩笑道：“姑母这样好的记性，谨仪倒是惭愧了。”

太后的目光一凛，旋即又浮上了祥和的笑意，“谨仪，你是后宫之主，是我南朝的皇后，即便皇帝待你情意不深，你依旧是皇后，有哀家一日，你的地位便无人敢来覬觐。如今新人入宫，你是聪明的孩子，应当知道该怎么做……”

太后轻轻按着额角，她的头疾一直反复。而后，她疲惫地摆了摆手，“退下吧，哀家累了。”又转头看到外头雨势已止，柳翠欲滴，心旷神怡，尽是一派好春色，又道，“既然来过长信宫了，皇帝那里也该走动走动。”

“是。”

出了宫门，方觉雨止风静，春光潋潋，上林苑群芳吐蕊，鸟语花香，那片沁人的香气幽幽然连长信宫内都可闻得这般真切。

沁萝搀着我，“娘娘，是回宫吗？”

我闭上眼，沉沉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“去宣政殿。”

才至殿外，内便有嬉笑声传入耳中，我不禁皱眉。守在殿外的小太监见是我的凤辇，急忙高唱。内帏笙箫鼓乐，熏炉暖香澹淡骤然飘卷在鼻息间，流转着暮夕颓败的绮靡光色。

殿外天寒气清，远处的树木枝叶在风中伶仃，瑟瑟作响，连我也不禁拢了拢衣袖，小太监见我受寒，颤着嗓子再次通传。半晌过后，殿门洞开，一阵艳俗的胭脂粉味扑面而来，几个妃嫔仓皇离开。见到我的刹那，美眸里满是惊讶，连问安亦是草草了事。

沁萝低低啐了一口，替我愤愤不平：“不过是区区几个美人采女，竟不如宫里歌舞伎知尊卑礼教，若再晋几个位份，哪还会将娘娘放在眼里……”

我面色一凛，厉声道：“放肆！”

“奴婢失言，请娘娘责罚。”说罢，径自跪在宣政殿前，我知她年轻气盛，也是为我抱不平，可这后宫之中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未央宫的言行，一失足，便是万劫不复。

抬眼看了一旁垂首默然的宫人，沉声道：“静跪思过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## 故念

满室的酒浓脂粉香未来得及消散，方才的美事也已昭然。南陵刘慵懒地斜倚在榻，乌发散落在肩，衣襟染酒香，恍然欲醉。他调笑似地望向我，“今儿是什么日子，皇后竟屈尊驾临。”

我俯身下拜，正红牡丹纹花边云锦广袖堪堪垂落，沾上地面上一处浓郁酒渍，立即便洇了颜色，“臣妾不敢。”

南陵刘拿起琉璃酒盏对我，笑着问：“皇后可有雅兴对饮一杯？”

我清浅笑道：“陛下如此沉溺酒色，史官将陛下言说成商纣周幽，连臣妾的未央宫都传到了。”

他醉醺醺地端着酒杯，猛然仰头饮下，饮罢忽而抬头直直盯着我的脸，殿内明灭的烛火浮曳在我的脸上，微微发烫，我垂下眼帘，“陛下恕罪。”

南陵刘执起玉壶斟酒，高高倾倒入杯，宛若银练轻轻荡漾，白光晃动着折射在他白皙孱弱的面庞上，好似月华辗转流照，高贵得让人挪不开眼睛。他凝视着我，突然道：“皇后，你过来，陪朕说说话。”

我提起裙角，小心翼翼涉过碎杯酒倾处，南陵刘指着卧榻一侧示意我坐下。

“陛下想同臣妾说些什么？”

“卯饮一杯眠一觉，世间何事不悠悠……皇后可有烦愁？”

地上有无数细碎琉璃杯残片，我俯身将地上的碎片一一拾起，然后用帕子包好，琉璃夜光杯，南陵刘果真奢靡。

“皇后？”南陵刘以为我没有听到，又问了我一次。

我淡然微笑，“前朝的事，左右臣妾是够不着的。而后宫祥和安定，臣妾也无须操心，陛下仁德治世，四海之内海晏河清，臣妾还能有什么烦恼呢？”

南陵刈忽然倾身向前，扯过我的身子，紧紧箍住我的手腕，“皇后，你而今不过二九年华，竟也学会宫中见高踩低、阿谀奉承的言辞了？”我斜睨着他，眼中有些酸涩，他居然还记得我的年纪，可，又如何呢？

丽靡烂漫的纯真不应当属于一个皇后。

我斜睨着南陵刈，嘴角牵过一抹酸涩的笑，“六宫内人人都是这样的说辞，旁人说得，只有臣妾说不得吗？若陛下觉得臣妾所言欺君，岂非闾宫个个有罪？陛下容不得这样的话，太后亦容不得旁的风言风语秽乱宫闱。”

南陵刈望向我的眸子晦暗不明，隐有怒气，他的手劲愈发大，捏得我的腕骨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，我不禁蹙眉，抿住双唇。见我如此，他的脸上反露出邪魅的笑容，冷声道：“皇后眼里只有太后，没有朕吗？在皇后心里，朕已无用到事事逢迎讨好太后的地步了吗！”

我缓缓仰起头，微风穿透珠帘绣幕，起伏错落的玉珠间发出凄哀音色，似一缕愁烟纠缠在南陵刈的眉间，黑白分明的眼眸沉寂落寞，疏离一切。而这，并不是帝王身处高位的孤独。

我收回目光，淡淡道：“臣妾不敢。”

那手攥住我的手腕，陡然将我一把甩开，帕子包裹的碎片散落满地，不偏不倚扎进我的掌心，血珠顿时涌了出来，一寸一寸滴进裂瓷罅隙，溶入紫萦暖香内，若隐若现。

疼……

我压抑着却还是闷哼了一声。

“朕这皇帝，做得还不如你们周家的意吗！”他怒然拂袖，直直扇在我的右颊，生生被扯出许多零落的青丝。

我屏声敛目，顾不得手心撕裂般的痛楚，俯身再拜，“臣妾惶恐。”

他嗤笑：“惶恐……你何来惶恐，朕才该诚惶诚恐……”琉璃杯盏直向我砸来，碰着地乍然碎裂。

“陛下，这天下是您的，是南氏皇族的。”

他走到我的面前，带着郁积酒气端详着我，突然拔了我髻上的如意和合素银鎏金嵌宝簪子，“你可知朕一开始便不喜你？”

“臣妾知晓。”

“你知晓？”他微眯着眸子，像是要看透我的心思，终归一声叹息，“朕……没有办法……”

南陵刘没有办法，出生即丧母。太后膝下唯有一女，偏生又不喜欢这公主，只觉着是分了的皇子的福气，才没有皇子得出。后来，索性就认养无母的南陵刘，他生性怯懦，想着好生待他，扶他坐上皇位，她终究会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。于是，事无巨细，均要皇太后先过目才禀了皇帝，南陵刘自然成了傀儡皇帝，虚有其表。

而我，却是延续周氏皇后血脉的一根系带。

与他无异。

可是，这是我们彼此的命。

久积的愤懑得到宣泄，他和着酒醉沉沉睡去。而我依旧跪在殿内，掌心的血迹早已干涸，结出暗黑色的痂，强忍的泪水终于还是落下，我紧紧攥着手心，想大声哭喊出来，可当我环顾黑暗的宫殿，冰冷死寂到能够活活将人淹没。我揉了揉酸疼的膝盖，捡起挽发的嵌宝簪子，踉跄走进内殿整顿衣裳，重新敛容。

我轻轻关上宣政殿门，吩咐方才的太监：“不要惊扰陛下，陛下累了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吧。”

行出宫门，耳畔依稀还回荡着痴痴呢喃，而天际渐染上了浓重的昏黄，像是一张金缕织就的网，定定罩着偌大的深宫禁院，既无法挣脱，也毁之不得。乍眼极望，约略之间与玉阶彤庭重影层叠，不甚辨析。

“臣弟参见皇嫂。”

这一声叫醒了我，我方觉失仪。

南陵缙负手立于正殿门外，神色恭敬向我问安。他少于南陵刘三岁，细算来，徒长我五岁。缙王爷素与南陵刘亲厚，而往昔夺嫡，兄弟两人却缄口不语。若是旧年他登得帝位，只怕也没我周氏一族的活路了。

南陵缙生得十分好看，相如秋满月，眼似青莲华，容貌比女子更为玲珑细致，贵胄之气，玉质彰显。

他这王爷确是做得比皇帝舒坦。

我淡然一笑，“陛下已歇息，缙王爷要白跑一趟了。”

南陵缙低垂眼眸，问我：“皇嫂的手，可是受伤了？”我退却一步，默默将手掩藏身后。一个男子盯着一个女子的手，本就于理不合，更何况他是南陵缙的皇弟，飞短流长更是可怕。

我轻轻启言：“是蕊丹没晕好便匆匆来了宣政殿，缙王爷见笑了。”

南陵缙道：“臣弟唐突，既然皇兄歇息了，臣弟就改日再来看望。”

我微微颌首，“陛下平日无趣，缙王爷常常进宫陪陛下吟词作赋打发打发辰光，陛下也会十分欢喜。”

“是，臣弟自当多为陛下解忧。”

“如此甚好。”

峭寒轻透，烟雨迷蒙，愈发映得他风流天成，光辉夺目。

我想起上林苑芳草萋萋，随口道：“上林苑的锦绣繁花陆续开放，缙王爷也可去瞧一瞧上林苑的景致。”

他抬头看了眼天色，遗憾道：“改日天清气朗，定一览美景。”

我笑着点点头，向他告辞。

沁萝似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缙王爷生得可真好看，娘娘不觉得吗？”

我瞪了她一眼，“方才跪的时辰不长，还长不了记性吗？”沁萝嘟着嘴，沉沉低下了头。

南陵缙美名在外，但凡家中有女的官宦人家没有一个不伸长了脖子，盯着缙王府的王妃位子。可是，这些年，他虽在别院养了无数娇媚姬妾，却迟迟未立正妃。人都说，缙王爷的心，不是寻常女子能留得住的。

当我还在金钗之年的时候，姐姐已及笄。

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这便是姐姐的美貌。

及笄礼后，帝都人人皆知周相长女，清韵似仙，风姿绝世，四国之内唯南朝缙王可与之配。

可我却清楚，姐姐不会下嫁诸侯王爷，她只能嫁给一个人，南朝皇帝。

她亲口告诉我，瑾仪，姐姐并不想嫁给皇帝，可是周氏女儿是必须入宫的。

我歪着脑袋，一脸迷惑地问姐姐，是不是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嫁给皇帝呢？

姐姐怜爱地摸着我的头，告诉我，我会遇到一个很好的男子，和他做一对寻常夫妻。那时，我早已听闻南陵缙的盛名，我摇摇头，姐姐，人人都说南陵缙长得十分好看，说这世间只有南陵缙能配得起你，等我长大了，能不能嫁给像他一般的男子？

她笑笑说，可以。

半年后，姐姐果真入宫为后，南陵缙至今未娶。曾有流言，有绝世美人

可结良缘，如今世间再没一个女子配得起他那样的人，于是世间红颜皆失颜色，他沉醉于自己的琅嬛宝像，非人间所有。

近晚幽径处气息清凉，我撑着额，凤辇颠簸，总是无法安憩。

沁萝留心着路，又问着：“缙王爷可是与娘娘有交情？”

我但笑不语，不过是昔年无知孩童的一句戏言，一直暗藏在我心里罢了。

脑海中慢慢浮现他的面目。想起古人言语，翩翩公子，温润如玉，说的应是这样的人物方才不辱了去。



### ·第三章·

## 赵女

帘幕风柔，庭帟昼永，天气也渐渐放晴，我吩咐唐儿将我平日珍贵的字画拿出来晾晒，我展开姐姐的画像，用绢子小心擦拭，风裳水佩，冰肌雪艳，顾盼之间栩栩如生。唐儿见我分外爱惜这幅画，不免好奇地凑过身来看，她惊呼出声：“娘娘，画中女子是谁，竟生得这样美！”

唐儿是我入宫后亲选的婢女，因我不喜太多人侍立身侧，只留下少许婢女，唐儿性格纯真，开朗活泼，因此被我留下。

我抚着姐姐的画像，只要一看到姐姐的样子，就会想起当初在家时无拘无束的快活自在。我笑意盈盈地告诉唐儿：“这是本宫的姐姐，肃谨皇后。”

唐儿皱着眉端详了好一会儿，仿佛在极力回想一些事情，“娘娘，奴婢觉得画中女子好生眼熟，像是哪里见过。”

我用手指戳了下她的脑袋，“真是没记性，肃谨皇后是承和二年入宫，你是承和四年入宫，怎会见过呢？”

她使劲摇头，“娘娘，奴婢前几日在上林苑亲眼看到的，虽不是一模一样，但有七分相似，看她的穿着应是今年新选入宫的秀女。”

外头来的一阵凉风，将案几上的画像吹落在地，画轴兀自卷起，将女子的眉眼堪堪掩去，只余红唇浅勾，莞尔动情。

晌午，沁萝小跑进殿。彼时我仍对着姐姐的画像怔怔失神，指尖流连在